

春秋大事表摘要

□ 12

3033

2



門 12
號 3032
卷 2

春秋大事表摘要卷之二

錫山 顧棟高復初 輯

章陵 邱東陽 校

春秋列國地形犬牙相錯表敘

先王建國各有分地紛若列碁界如分畛其後列侯爭相侵奪務據勢勝而春秋列國之疆域繁然亂矣如山東濮州范縣爲晉士會邑楚之子西爲商公爲今陝西商州之雒南縣學者多所不曉以此讀傳譬若矮人觀場余竊病之今詳考輿圖各據今之州府而列春秋當日之地形犬牙錯互處以左氏經傳附註其下其在大國者無論卽如鄭衛魯宋以一國而錯列幾府邾滕邾薛以四國而並處一縣今兗州府滕縣他如吳楚徐越界在蠻夷未收版籍今日而

欲知其交兵苦戰者在何地使命通接者在何方晉之通吳以制

楚也滅偃陽以與宋通吳晉往來之道而今之沛縣實當南北之

衝

偃陽在今沛縣

楚之通越以制吳也越大夫胥犴勞王于豫章之汭歸王

乘舟且帥師從王而今之饒州實居楚越之界

饒之鄱陽為楚饒之餘于為越

以至山

東不當有晉地觀隨武子之稱范在宣十五年滅潞之後而知其

皆赤狄遺疆

另有

晉之封域彌大于景公之世陝西不當有楚地觀

子西之為商公在文十年商臣之世而知少習武關早為楚有

商城

在武關西北百二十里

楚之問鼎幾成于踐土之前楚之順大江而直下也吳不

能勝楚而盛兵以瞰東北多在廬壽潁毫之間晉之據桃林以西

拒也秦不敢抗晉而竊出以窺東南多出上雒析城之界觀笠澤

為吳越接戰之區則知荅雪為兩國莫居之地觀黃池為吳晉會

盟之地則知運河早已合江淮沂濟之流

黃池在今河南封丘縣吳既滅通

屬之沂西屬之濟以會晉于黃池沂水入泗濟在封丘縣南蓋其水道自江入淮自淮入泗自泗入沂復穿魯宋之境連屬水道有不通者鑿而通之以達于封丘之濟起揚州至封丘千有餘里即今日運河之故迹庶茫茫千載歷歷可見如審星以識度撫掌而指螺而凡

行師道里之迂直遠近盟會徵調之疎數繁簡靡不瞭然確知其

故斯亦學春秋者之所必講也

春秋時厲賴為一國論

春秋時有賴國左氏桓十三年楚屈瑕伐羅傳楚子使賴人追之

不及杜註賴國在義陽隨縣蓋賴人仕于楚者僖十五年齊師曹

師伐厲杜註厲楚與國義陽隨縣北有厲鄉傳書賴經書厲古通

用實則一國也宣九年楚子為厲之役伐鄭十一年傳厲之役鄭

伯逃歸則傳並書厲昭十四年楚子執齊慶封殺之遂滅賴傳云

賴子面縛銜璧造于中軍則經傳並書賴前漢地理志南陽郡隨縣厲鄉故厲國也師古云厲讀曰賴厲與賴之通用徵之左傳漢書歷有明據矣公羊僖十五年齊師曹師伐厲何休云厲于葵丘之會判天子之命厲如字舊音賴昭四年楚子滅厲註云左氏作賴穀梁于僖昭兩傳俱書厲史記豫讓范雎傳漆身為厲厲並音賴古人之通用如此杜佑通典乃以厲賴並列兩國杜精于考古而乃有此失歟

余在汴梁修志著此論獨見杜氏通典分列兩國以為不深考之過及作春秋大事表遍閱方輿諸書杜氏以下如馬氏通考王氏地里通釋高氏地名考略及宛溪方輿紀要俱主分列竊疑余說之不然夫余所據者杜預氏何休氏顏師古氏之說也

且卽三傳本文同一年事而左作賴公穀作厲其為一國顯然更無待杜何之註釋也諸儒特以通典從分列更不復深考而馬氏又以賴在光州商城縣南以杜預在義陽隨縣者為不知何據賴在光州以昭四年楚子合諸侯于申遂滅賴之文合之申在今南陽于光州洵屬相近而更于厲從杜氏之說謂厲在隨縣賴在光州商城則因杜氏而更為添設尤非矣謹書之以俟後之知者

齊穆陵辨

僖四年傳管仲對楚使曰南至于穆陵杜註以為齊封境今山東青州府臨朐縣東南一百五里有穆陵關在大峴山上歷千百年無異辭華子師茂獨據史記索隱之說以闢之曰此楚地也以為

齊地者殊謬此不過言太公征伐所至與上五侯九伯女實征之相應楚使言汝何故至吾地管仲言先王有命征伐南可以至穆陵如此纔與楚使鍼鋒相對若只鋪張齊境仍與楚地風馬牛不相及烏能折楚使之口考元和志穆陵關在淮南道黃州麻城縣西北八十八里穆陵山上一名木陵關南北朝爲戍守重鎮梁陳間夏侯夔周昺屢出兵苦戰唐元和中鄆岳帥李道古出木陵關討吳元濟其地在召陵與陘之南與當日語意尤脗合況當日齊之疆界實不止此莊九年傳管仲及堂阜而稅之杜註齊地在東莞蒙陰縣西北閔二年齊人遷陽今沂水縣南有陽都城蒙陰沂水二縣今俱屬沂州府在臨朐之穆陵西南百數十里是時齊疆已擴而管仲反稱舊封之界何耶索陵明言今淮南有故穆陵門

是楚之境無棣在遼西孤竹服虔以爲太公受封之境不然也蓋言其征伐所至之域耳可見穆陵無棣在唐時猶有可考者特以小司馬晚出未爲人所尊信不能勝服杜兩家之言後人習以相傳遂至譌謬千載不可復辨晉之受封不過夏墟楚之受封不過丹陽而齊始封在營丘後各拓地數千里決無始封之地終春秋世爲疆界是杜解固失而後人所傳併失杜解之意循而按之瞭然大白矣杜于地理最精審其春秋地名皆核以晉之郡縣其未確知者則但云某地以闕疑杜于穆陵無棣第云皆齊地未嘗指實今某郡某縣以是知杜註左之時尙未有穆陵關無棣溝之名乃後人設關浚溝之時因注左之誤而命名耳劉裕伐南燕更在杜後百餘年燕臣或謂宜守大峴或謂宜出峴逆戰裕部下亦慮

燕人塞大峴之險裕過大峴喜形于色可見此時尚無穆陵之稱亦並未設關而後人乃指爲齊之南界引杜註爲援据不亦誤乎近世禹貢錙指引元和志謂穆陵關在麻城縣界陵山上齊之四履南至穆陵卽此定四年戰于柏舉亦在麻城縣界爲楚腹心要地管仲借以懾楚使意當在此

師茂初作此論示余凡千餘言余初不以爲然尋繹久之實是有見此從傳文上下語氣推究非故立異翻新者況木陵關爲楚地在今湖廣麻城縣一見于史記索隱再見于元和志三見于林堯叟註四見于禹貢錙指諸人皆精熟地理遞相祖述非師茂一人創見因爲刪其繁務并略參鄙見存此論以俟後之君子乾隆十三年三月中浣四日復初氏識

春秋列國都邑表敘

世嘗謂三代行封建至秦漢乃爲郡縣而宋儒竊語更謂後世不復封建并田肉刑三者而言治皆苟道嗚呼此皆讀書泥古未嘗深觀其故而明其所以然也夫三代之都邑卽後世郡縣之制而三代之封建其國之大者僅劣如今之縣而春秋之中葉強兼弱削列國已半爲郡縣初不始于秦也何則三代之世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都故孔子言邑自十室以至于室其大小可知而齊晉之初封不過百里今之下州小縣尚可當古之大國蓋古之疆域不及今五分之一而執玉帛者有萬非儉于制其勢不得不爾也故其勢亦弱其力亦分無能抗衡爲患方伯連帥得以臂指相使又其時風俗淳古無有兼併之志吞噬之患故夏商之世有

王者無羣雄三代之諸侯皆以次相授其更姓改物另爲建置者不過百餘國耳杞鄫薛越傳國幾及二千年其故可知也嗚呼封建之不可論者謂有國之子孫不能皆賢余謂不待其子孫也卽其祖宗已斷斷不可何則三代之取天下也以德湯曰聿求元聖武曰旣得仁人其時伊來周召皆有聖人之德輔佐天子治定功成剖符析土創法垂制踰數百年至戰國之世而有七雄矣世益降則羣雄割據益橫非得翦信韓彭凶虓暴桀之徒則不得芟除羣醜削平叛亂其人皆出于賣漿屠狗庸奴氓隸閒有如斛律金王君廓之流不識一字者卽使之爲郡縣長無異豺狼之牧斯人何況世有爵士與國長久哉此亦世變爲之也故漢之七國晉之八王皆自其及身蒙禍論者又謂此非封建之害患不行教學齒

胄之制耳嗚呼此又迂也卽今之郡縣而設立師儒教授之官尙不能施行教化漸于禮義而謂行封建之後能馴習膏粱紈袴之徒使明于君國子民之道此又如寸莛之撞巨鐘龍肉欲以療饑耳余觀春秋中葉如楚之申息晉之荀賈秦之少梁吳之州來其初皆小國諸侯而夷爲都邑嗚呼得其道則爲湯之兼弱攻昧文王之伐密伐崇失其道則爲秦晉吳楚之攘竊并吞貪婪荐食無他仁與不仁而已矣後之有天下者精擇守令用久任超遷之制則能熟知其民之利病而施教化慎簡督撫授以專制一方之柄則能習知其吏之賢否而加黜陟用後世郡縣之制而兼有三代封建之利而去其害雖使聖人復生計無易于此必謂郡縣出于李斯之議不如湯武之封建此儒者之迂論也

春秋時之滑非今滑縣論

高江邨駁正地理處多體會傳文而知其道里之遠近說多當理
子僖二十年鄭人入滑謂非緄氏之滑而反有取于熊過之說
大名之滑縣此大謬所謂過求而失之也滑縣在春秋時止

秘

無滑之名漢魏爲白馬縣至隋開皇十六年始改曰滑州

聞

地名而後世因之者矣未聞有後世之改革而前代

可但

也此其不可者一也漕本爲衛下邑所謂白馬與北

岸黎陽

河衛舊都在黎陽之廢衛縣爲狄人所逐渡河野

處去其國都不遠若先有滑國在焉戴公安得廬之而齊桓又安
得驅滑之眾庶而更以封衛乎若謂旣爲滑又以封衛則衛爲鵲
巢鳩居而滑爲鳥鼠同穴必無之事也又江村云戴公野處漕邑

與齊桓城楚丘封衛皆在滑境滑蓋衛都邑所在故鄭人極力爭
之而終不得自古無與人爭國都之理以戰國秦之強圍趙邯鄲
已爲異事在春秋時尚無此等且使滑爲衛都邑則滑已滅于衛
矣安得更謂之滑屬于列國而上煩周天子之命乎原江村所以
疑滑非緄氏之滑者以傳云滑人聽命師還又卽衛謂滑必鄭衛
交境之地而緄氏遠在河南非衛所及似又不必如此拘泥齊晉
與國幾半天下卽如魯之邾莒亦不必十分逼近攷秦人滅滑傳
秦師過周北門次及滑鄭商人弦高遇之滑與鄭鄰近自必不言
而衛之儀封亦在河南與滑非絕遠不必以此爲疑也 又按莊
三年公次于滑杜註鄭地在陳畱襄邑縣西北此本後漢志之說
今睢州西北之滑亭是也與緄氏之滑自別蓋彼是滑國此是滑

地謂滑有二則可高江村謂滑有三而以滑縣之滑當其一則非也

春秋兩楚正辨

春秋時有兩楚正隱七年戎伐凡伯于楚正在山東曹縣東南四十里本戎州已氏之邑凡伯過其地因刼略之杜註所謂濟陰成武縣西南者是也地界曹宋間襄十年宋享晉侯于楚正卽此其一爲僖四年衛遷于楚正在滑縣東六十里于漢爲白馬縣杜註春秋無明文而毛詩傳鄭箋孔疏及水經注言之甚晰毛定之方中傳云虛漕虛也楚正有堂邑鄭箋云自河以東夾于濟水文公登漕之虛以望楚正孔疏則云楚正西有河東有濟故曰夾于濟水水經注曰白馬濟有白馬城衛文公東徙渡河都之其不得混

于成武彰彰明矣又隋開皇十六年同時置兩楚正縣一在漢已氏縣以戎伐凡伯之楚正爲名爲南楚正一在漢白馬縣卽桓公封衛者爲止楚正後以曹縣有楚正因改名衛南縣杜佑通典白馬春秋衛國漕邑衛南衛國楚正也元和郡縣志及舊唐書所載并同而朱子詩集註亦云漕楚正皆在滑州尤顯然較著乃班固地理志于成武下則云齊桓公所城遷衛文公于此旣混滑縣之楚正于成武而文定說春秋于凡伯傳又云罪衛不救王臣之難又混成武之楚正于滑縣蓋兩失之至熊過謂楚正爲魯地言城楚正猶夫城向城郎耳因力辨桓公無封衛之事引僞子貢詩傳謂楚正爲楚風不惟與公羊之本文相悖并舉詩所稱楚宮楚室而一概抹殺之豈非尤荒經蔑古之甚乎高江村辨楚正甚明晰

獨以宋享晉侯于楚正謂卽衛地此又不然宋都在歸德府睢州與滑縣之楚正中間尙隔一開封府相去五六百里雖宋之邊不宜至是且宋享晉侯亦無于衛國都之理又臆度之云衛北遷帝正隔遠南鄙由是地縑于宋亦無明文不可強爲之說不如景范所說戎州已氏地界曹宋間宋之楚正與戎伐凡伯之楚正爲一差爲近是也

春秋時衛莘地爲今東昌府莘縣論

宣十六年傳衛宣公使公子伋如齊使盜待諸莘杜註衛地陽平縣西北有莘亭水經注京相璠曰莘爲自衛適齊之道縣東有二子廟猶謂之孝祠今山東東昌府莘縣北莘亭故城是也成二年戰于鞌傳師從齊師于莘杜又註云莘齊地高江村曰莘原跨兩

境齊衛皆有之蓋晉師自衛來至齊疆故也但莘去鞌四百餘里齊侯旣親遇晉師境上卽當遏勿使進何爲不戰引退縱敵入境四百里而後戰乎由是推之莘亦當爲近鞌之地蓋調停兩屬之說而又疑莘縣爲未必然然愚嘗詢諸東昌士大夫習往來于是者云莘縣在東昌府治西南七十里從府治聊城縣東歷茌平長清齊河三縣而後至濟南府治歷城共二百四十里華不注山在城北則從莘至鞌約計三百一十里亦無四百餘里之遠而細考傳文莘與鞌原屬兩日事高氏之疑非也杜兩註齊衛亦屬騎牆之見左傳明言莘是衛地特人習讀之而不察耳傳云晉師救魯衛季文子帥師會之及衛地韓獻子將斬人卻獻子馳將救之云云下遂云師從齊師于莘六月壬申師至于靡笄之下觀其特志

月日則知從于莘自是前月事尚在衛地至六月壬申歷東昌至濟南深入齊境三百餘里齊侯始親自迎敵道里與時日一絲不爽蓋自四月丙戌孫良夫敗于新築不入遂如晉乞師而晉師旋以五月至是時莘地必有齊之偏師侵略衛疆而未返者晉師適遇遂與交戰緣是偏師零騎望風披靡故不言勝負直至六月壬申長驅至靡笄之下齊侯始請戰期其前言齊師後言齊侯歷歷分明可證若如高氏之疑豈有國君巡徼境上躬自迎敵之理乎蓋高氏所以疑者緣左傳插入韓獻子將斬人一段隔斷上下文而又忽看過六月壬申四字疑莘與靡笄之下爲同日至故有莘當爲近鞏之疑是齊地而非衛地之說是泥于杜註而不細察傳文之故也今以及衛地與下文師從齊師于莘一連看六月壬申

略一停頓則莘止是衛地爲今東昌府莘縣兩傳地理俱瞭然矣秦自穆公始東境至河宜從史記不宜從鄭詩譜論

鄭康成詩譜秦襄公當平王初興兵討西戎救周平王東遷以岐豐之地賜之遂橫有周西都畿內八百里之地史記秦本紀云平王封襄公爲諸侯賜之岐以西之地與誓曰戎侵奪我岐豐秦能攻逐戎卽有其地襄公十二年伐戎至岐卒至襄公之子文公以兵伐戎敗走遂收周餘民有之地至岐岐以東獻之周岐爲今陝西鳳翔府岐山縣是秦至文公未嘗越岐以西一步豐鎬故物依然尙在也是時周之號令猶行西土號鄭懿親雖從王東遷而其故封無恙呼吸可通魯莊之二十一年惠王與虢酒泉酒泉在今同州府澄城縣計東遷至此已歷平桓莊僖四世九十四年矣

而金甌尙無缺也直至魯僖之二年而秦穆公滅芮卽其地築王城以臨晉濱河而守晉亦于僖五年滅虢守桃林之塞秦晉遂以河爲界豐鎬故都淪入于秦而不可反矣計至此距初遷已及百有二十年此豈一朝一夕之故哉藉令如鄭氏之說則西都久已在秦封內天朝宮殿當已修葺王使至秦當有設館迎候之禮何至有黍離之痛滿目悲涼破瓦頽垣依然故物哉孔氏穎達曲護鄭說引終南之詩爲證謂襄公時已得岐東非唯自岐以西按終南山凡八百里亘鳳翔岐山郿三縣及西安一府之境是岐西亦有終南不得援以爲據況此詩原係興體言山之高大必有美材以稱其穹窿人君尊崇必有令德以稱其顯服未嘗指終南爲當日之實境也惟朱傳謂至止爲至終南之下似指爲本國之境而鄭箋則謂受命服于天子而來爲下句作起耳于當日之封域無與也孔氏又謂如本紀說文公獻岐東于周而春秋時秦境東至河計襄公以後更有何功德之君得之噫此又不思之甚也据史記秦武公十年伐邽冀戎初縣之十一年初縣杜鄭滅小虢而汲冢周書穆公二年滅芮春秋傳所載僖十九年秦取新里遂滅梁是其累世蠶食非一日之故而謂東遷之初一舉手而橫有西都八百里之地此理勢所必無者余反覆左傳史記及詩秦風而斷謂詩譜之不足信如此後之尙論者尙其有取于余言乾隆十年七月中浣九日復初氏識

春秋列國山川表敘

或問春秋之山川與今日有異乎曰濟絕于王莽時而樂水之源

于鈞突泉爲大小清河之入海者猶濟之故瀆也河不兩行卽屯氏南北故瀆幾不可問至近世而蔡潁絕汴泗成涓流非復當日之故迹矣然則山川曷爲異曰亦由天運亦由人事夏商之時世運淳古民氣安靜故其時有王者無羣雄無羣雄故亦不言地利殷之革夏也止有一湯不聞有先湯而舉事者周之勝殷也止有一武不聞有偕武而並興者八百諸侯胥歸有德未嘗角力而始臣之問所謂草山而軍阻河爲固者無有也至周之衰邇有七國秦攻伐二百年而始混一天下故六國者羣雄之祖而春秋實戰國之先聲也其時乃有以天地之山川爲攻守之備富彊之計齊塹防門廣里起于平陰楚營方城爲城亘于宛葉而山之形勢漸失矣吳掘邗溝以通運而江淮始通齊桓遏八流以自廣而九河

始塞水之故道漸移矣春秋以後戰功滋興至有塹山堙谷塞川塞河以求一切戰勝攻取之計者知伯決晉王賁灌大梁蒙恬築長城堙地脈馴至西漢與河患相終始易天地之性違川陸之宜譬之人身日事壅閼則血脈營衛非復故常衡決盤逆隨間輒發山川之不能不易者亦自然之勢也春秋一書當衰周之中伯功之始言地利者權輿于是乎在故讀禹貢而識山川奠定所由基讀春秋而知山川改易所自始亦猶導河者必于積石導江者必于岷山也

春秋時秦晉周鄭衛齊諸國東西南北渡河考

古大河由北而南折而東復折而東北入海故有西河南河東河之稱春秋時其津要之見于左傳者凡有數處一曰蒲津卽晉河

曲一曰茅津一曰孟津卽晉河陽一曰延津卽鄭廩延一曰棘津卽衛南河其往來之徑道俱可攷而知焉文十二年晉秦戰于河曲河曲爲今山西蒲州府通典云有蒲津關西岸爲陝西同州府朝邑縣秦之王城在焉十三年秦伯師于河西魏人在東是蒲州與朝邑東西相望也秦晉平日往來多于此晉公子返國濟河子犯投璧秦伯誘殺呂卻于河上及孟明伐晉濟河焚舟俱在此處成十一年秦晉爲成秦伯不肯涉河次于王城則在朝邑西岸河曲之戰史駢曰薄諸河必敗之則在蒲州東岸昭元年秦后子造舟于河歸取酬幣終事八反則從朝邑至蒲州東西造舟以渡以其常所津濟故不言處所遂自茅津濟遂自南河濟涉自棘津則以非平日經行處故特著其名茅津在今山西解州平陸縣南岸

爲河南陝州州治距河七里是由北至南秦以晉人不出故不復從蒲津西返特由茅津南渡至陝州永寧澗池之間封殺尸更西北從陸路歸也南河一名棘津在衛輝府汲縣南七里曹在衛東晉從汲縣南渡出衛南而東陸渾今河南府嵩縣在晉南是時晉欲假用牲于雒以襲陸渾故不由孟津而東南涉棘津以掩其不備皆非平日往來之常徑故特稱某處某處以著兵機之倏忽棘津西二十里爲延津鄭卽廩延之津爲今衛輝府延津縣水經云河水又東北通謂之延津故衛亦有延津之名孔惺爲蒯瞶所逐載伯姬于平陽行于延津是也衛之楚丘爲滑縣有白馬津亦曰延津北岸爲濬縣係衛舊都與淇縣接界衛文公渡河野處漕邑是從黎陽南渡白馬津也衛後遷帝丘爲今北直之開州黃河在

開州北十五里則鄭衛皆在河之南故俱有河上之稱衛宣公作新臺于河上此時尙都朝歌則在河之北鄭文公使高克禦狄于河上則在河之南皆在濱河之境邲之戰晉師濟河是從孟津濟大抵春秋時晉西渡河至秦則由蒲津南渡河至周鄭則由孟津東渡河伐齊則由衛之開州長壽津三者皆不言處所蒲津孟津皆在晉本境而孟津爲今河南府孟縣卽晉河陽晉與周鄭往來尤數凡使聘郵遞出軍振旅路必由此城濮之勝晉召王狩于河陽是從南渡河而北返邲之戰先穀以中軍佐濟是從北渡河而南至敗而宵濟掬舟中之指及楚莊祀河告成則在原武縣西北大河是時倉卒失次不復能整部伍從故道歸也周與晉南北以河爲界周都洛陽有北邙山山之北臨大河河北岸卽望見孟津

子朝用周之寶珪于河津人得之河上蓋在孟津之南也衛遷帝丘後與鄭皆在河南兩國適晉則鄭由延津衛由白馬津白馬津亦曰延津其地名偶一見之襄三十年游吉奔晉駟帶追之及酸棗此爲廩延之延津哀十六年孔惺載伯姬于平陽行于延津此爲滑縣之白馬津也鄭太叔命西鄙北鄙貳于已又收貳以爲已邑至于廩延是延津在鄭之北游吉欲從此渡河北奔晉故駟帶追之及酸棗用兩珪質于河也齊地西至于河成二年鞏之戰襄十八年荀偃沈玉而濟是時河已南徙渡處當在今濬滑之間由開州長壽津昭定之間六次至河乃復大抵假道于此蓋是時晉地已有鄭之虎牢衛之朝歌并錯入山東范縣界與齊魯接壤大抵由河曲以北爲秦晉分界則謂之西河從河曲之南折而東經

周鄭之界則謂之南河更從南河折而東北穿入衛齊界則謂之東河左氏于諸國行軍朝聘之往來皆以一河爲經緯最明晰有法今據其可見者約著其地理如此使後之讀左氏者有攷焉

書渡河考後

大河從古遷徙不常在春秋時已當劃分兩截看周定王五年河徙自宿胥口東行漯川與禹河故道南北相去幾四百里案定王五年己未爲魯宣公七年春秋隱公元年己未至此恰一百二十一歲適當春秋之半殆亦氣運使然學者不可不詳攷也宿胥口在今衛輝府濬縣之西南滑縣之西北禹河則繞濬縣之西而北流經廣平肥鄉合于泴水即漳水至肥鄉入河曲周鉅鹿即禹貢所謂至天津入海河行漯川後則繞濬縣之南大伾山之足折而東流至長壽津復

與漯別大河經內黃之東北流過元城縣西漯河則經開州清豐抵觀城范縣之界復迤邐折而東北流至濱州利津入海秦晉周俱在濬滑之西境與河徙無涉齊地去徙處尙遠其改移者獨衛而見于傳文可攷者莫著于開州襄十四年孫蒯入使衛獻公歌巧言之卒章其詩曰居河之麋職爲亂階蓋指孫文子居戚戚在開州北七里故以刺之使在宣七年以前河不經由開州無爲歌此詩矣哀二年晉納蒯瞶于戚宵迷陽虎曰右河而南必至焉杜註云是時河北流過元城界戚在河外晉軍已渡河故欲出河右而南使河未徙不經由元城無右河而南之理又襄二十九年吳公子札自衛適晉將宿于戚史記孔子自衛將適晉臨河而反曰美哉水洋洋止之不濟此命也夫大抵河徙以後諸國欲適晉者

必由衛由衛適晉者必由開州長壽津蓋取道徑便孫林父擁兵居戚踞大河之濱當南北孔道又結交晉之權要故諸侯畏之若一敵國綜而計之禹導河從積石起至東過洛汭迄今河道如故卽再經千百年亦應無變更蓋自鞏縣以西至秦晉交界東乎華山太行北邙重山疊嶽之間河勢不得橫溢至濬縣出險就夷春秋中葉河始徙向繞大伾山之西直北流者轉經大伾山之南麓出乎濬滑之間而東行漢之末季曹袁相拒官渡黎陽白馬爲戰爭要地至宋靖康之世猶然元代河合淮流大河經開封城北距濬縣又南徙三百里而禹貢所謂至于大伾者亦無之矣滄桑之故夫豈偶然要之禹河初變自春秋宣七年始余是以謹志之乾隆十年十二月下浣六日復初氏又識

春秋不書河徙論

周定王五年河徙當魯宣公之七年爲千古河流變遷之始此係大事而聖人不書何也曰此可見春秋之書因魯史魯史之書因赴告列國不赴則魯史不書聖人亦無從書也曰然則列國之不赴何也曰是時河徙自宿胥口東行漯川在今濬縣之境諸國獨係于衛周及秦晉皆無與倘衛而流殺人民漂沒屋廬則自不免赴告列國而是時河漯合行漯亦自能容河卽使小有決溢而三代之時民居稀少去水各二十五里凡山澤隙地皆不耕種永至得有所遊盪故雖經行滑縣及開州滑卽衛楚止之地開州卽衛帝止之地逼近國都而無甚患害本國不赴告鄰邦不弔災故魯史莫得而書也曰子何以知其然也曰據春秋宋大水則書齊大

災則書宋衛陳鄭災及成周宣榭火則書凡王朝及四鄰之國水火災祲無不書者豈有河流失常壞人都邑而不重書之于策乎以是知不告故不書無大患故亦不告也曰襄公二十三年爲周襄王之二十二年穀洛鬪毀王宮至春秋襄二十四年而齊人城郊此時自當告于齊豈有告齊而不告魯之理而春秋不書何也曰此魯人恥之故諱人也凡春秋書列國之災無不行弔卹之禮者故宋大水而公使弔焉宋災而諸侯會于澶淵歸宋財是時天子微弱晉亦失政魯惟晉伯之令是聽晉魯皆王室懿親不徵諸侯爲王城郊而齊叛晉乃行之故魯晉皆以爲恥而諱而不書亦非聖人削之也通攷春秋全經如僖十四年沙鹿崩成五年梁山崩壅河三日不流公羊云皆爲天下記異若循此例則茲之河徙與穀洛鬪其變故更大而不一見于春秋者此可考見當日之情事與世變而非聖人之有遺漏及有所筆削于其間通乎此而可以知春秋書不書之故矣乾隆十一年七月下浣六日復初氏識于淮陰志館

春秋時藪澤論

今攷古之藪澤其見于爾雅周官職方及禹貢惟彭蠡震澤至今長存其餘若荷澤今爲曹州府荷澤縣矣孟豬今爲歸德府孟諸臺矣滎波今爲鄭州滎澤縣大野今爲兗州府距野縣雲夢今爲安陸府雲夢縣至澤之古無而今有者尤不可勝紀洪澤湖近古州來今壽州巢湖爲古居巢吳楚戰爭時未有也錢塘江爲吳越分界吳越戰爭時未有也至河庭爲稽天巨浸南旺湖爲南北分水

之脊春秋時不聞其名蓋水勢有變遷此盈則彼涸雲夢竭而後水入洞庭湖大野枯而後水歸南旺澤滄桑之理使然至彭蠡震澤之所以亘古長存者蓋亦有故余生長東南熟知太湖利害又乾隆歲己未余自武陵浮錢塘徑建德入徽歙以達浮梁又自浮梁絕彭蠡以至九江假館大孤山塘與彭蠡相吞吐者一載有餘歸由湖口縣入大江浮舟東下細察水勢蓋彭蠡自南而入于江朱子謂地勢北高南下故其入于江也反爲江水所遏而不得遂因卻而自豬以是瀾漫成數十里之大澤而夏氏允彝亦云震澤四面之水既高若建瓴而入海之處又亢若仰盂水亦反流而趨內其中受水之處蓄而不洩內溢而外噎則激盪靡寧因恍然曰二澤之所以長流至今者豈非以此之故哉蓋澤以受水必使

四面高而中央下而後水得有所容注若西北諸澤則地形高仰又雲夢在安陸諸府地亦偏于西其日久而漸湮漸微且或遷徙他處其理固然無足怪者余觀春秋時數澤合諸禹貢已有不盡符者至今曰則汪洋之地變成官府城市之區淪爲魚鼈難可究詰而二水自禹貢至今莫之有改考其地勢豈不較然著明也哉

春秋時海道論

杜少陵詩云雲帆轉遼海粳稻來東吳說者謂此卽唐時海運也至元世祖時用宋末海盜朱瑄張清爲萬戶府歲運東南粟四百萬至燕京行之百年至明洪武永樂朝猶海陸兼運至會通河成而止儒者謂元虐用其民猝遇颶風顛覆至以生靈膏魚鼈之腹而不知浮于江海達于淮泗禹貢已有之海道出師已作備于春

秋時併不自唐起也左傳哀十年吳之伐齊也徐承帥舟師自海入齊此卽今登萊之海道也國語哀十三年越之人吳也范蠡舌庸帥師自海沂淮以絕吳路此卽今安東雲梯關之海道也春秋之季惟三國邊于海而其用兵相戰伐率用舟師蹈不測之險攻人不備入人要害前此三代未嘗有也是以聖人止守內地不矜遠略僖四年管仲對楚使曰齊地東至於海此特誇言耳其時登萊二府尙有萊介諸國與夷雜處至襄六年滅萊齊境始邊海而適召吳之寇楚使曰寡人處南海此亦誇言耳終春秋世楚地不到湖南至秦始皇始兼桂林象郡而漢武遂遣樓船橫海將軍浮海擊東越晉劉裕之滅盧循也遣將軍孫處帥師三千由海道入番禺中國遂以海爲門戶而在春秋時尙爲荒遠莫居之地故吳

雖欲避楚長江直下之險止從淮右北道未嘗由海道使當日楚越甌廣而有之則樓船橫海之師且見于闔閭之世矣是以後世疆域益廣爲備益多煙燧障戍濱海相望而猶時有烽燧之警卽春秋吳齊已事較然可見世運遷流其亦有不得不然者哉春秋列國地形險要表敘

險要之爲天下重也後末世起也羣雄起而後有戰爭戰爭用而後出奇制勝設守要害則險要尙焉太平之世天下爲家未嘗有也余讀左氏知春秋險要之地莫多於秦晉吳楚鄭衛鄭衛南北所爭而吳楚秦晉壤地相錯爲日交兵之國桃林二殽茅津之爲西北險也以秦晉七十年之戰爭著也

汪氏曰秦晉七十年之兵爭起於殽之戰終於襄十四年十三國之師

谷一入秦而六國之亡兆矣鍾離州來居巢之爲東南險也以吳

春秋大事表

卷二

楚七十年之戰爭著也

林氏曰鍾離州來居巢三邑吳爭七十年而後得此

禍基矣他如齊穆陵之爲大峴晉劉裕過之而喜形于色者而地鄰莒魯強晉東來道所不經故戰伐罕書焉晉南陽之卽河陽唐李光弼百戰守之以固關輔者而界連周鄭方輯和以拱衛故兵爭亦不及焉轅轅伊闕同一險也伊闕以備子朝而著而轅轅則無聞虎牢敖倉同一要也虎牢以晉悼之城而著而敖倉則無聞至晉楚懸隔千里所爭惟在鄭宋楚戊彭城以塞晉之通吳晉城虎牢以防鄭之服楚春秋尤大書特書少習武關爲秦豫咽喉之地秦人滅都蓋欲南出以圖武關而卒不能有及楚圖北方將通少習而晉人震懼豈非襄鄖商雒之間地形阨塞與函谷俱稱絕險哉故險要有常所初無定形有千年不易之險要有一時因敵

爲防之險要往往在後世爲要害在春秋爲散地者此亦古今時勢不同之故也聖王安不忘危大易有設險之義周書有慎固之訓三代之世何嘗不以險要爲兢兢故詳列春秋所書參以後世攻守之事使古今山川險固瞭若列眉而列國強弱之勢與當日行軍用師交爭累戰之故俱可考而知焉

春秋列國不守關塞論

春秋時列國用兵相關爭天下騷然其時禁防疏闊凡一切關隘阨塞之處多不遣兵設守敵國之兵平行往來如入空虛之境其見于左傳者班班可攷也文十三年春晉侯使詹嘉處瑕以守桃林之塞註云以備秦桃林今潼關也昭二十六年秋晉知躒趙鞍帥師納王使女寬守關塞註云以備子朝關塞今伊闕也二者

天下之險必待紛紜有事而後遣將設守重書于冊則其平日之漫無閑禦可知矣齊莊公之伐晉也入孟門登太行封少水而還而晉僅于其還也使趙勝率東陽之師追之而已而晉平日之備禦無有也吳闔閭之入楚也舍舟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道由大隧直轅冥阨而司馬戍第于旣陣始議塞城口以邀其歸路而楚平日之控扼無有也是皆一夫守險千人莫過使當日有一旅之師百夫之長當關旅拒則齊之啟肱申殿必不能輕騎而入羊腸之隘吳之水犀精甲必不能疾驅而至漢水之濱也以至文五年秦人入郡道由上雒出武關經歷晉之陰地是時秦晉已絕好而郡在南陽之析城深入東南五百餘里秦出兵與楚爭郡而晉人不之禁也僖三十三年秦人襲鄭道自華陰出函谷關經歷二嶠

及周之轅轅伊闕而後至河南之偃師行欽巖深谷中二千餘里商人弦高遇諸途而始覺而周人晉人不之詰也他若晉會十三國諸侯于柤而柤爲楚地吳伐魯而子洩故從武城道險是蓋列國皆然主者無設險固圉之謀敵人無長慮卻顧之志處兵爭之世而反若大道之行外戶不閉歷敵境如行几席如適戶庭主人能則有秦穆之喪師主人不能則爲楚昭之失國春秋之所以日尋于多事者以此也易有之重門擊柝以待暴客又曰慢藏誨盜夫土地人民國之寶藏敵國外患國之大盜偃然弛備而欲狡焉啟疆者不肱其篋而劫其藏得乎善爲固者慎其封境險其守集深維大易設險之謀重凜周書慎固之訓庶乎姦宄戢志而強鄰寢謀矣

春秋列國官制表敘

周禮爲周公制太平之書世儒多疑其僞獨有宋程朱諸大儒亟稱之然以愚觀之竊有未盡然者昔先王經理天下天子治內諸侯治外故孟子言班爵祿之制特詳于列國君卿大夫士其見于戴禮王制尤詳而周官三百六十獨列畿內之官及于醯醢酒漿之細而于侯國之官概未之及僅于秋官大行人及春官典命列其交際之禮與其命數而其職事則無聞竊疑周公勒成一書以垂治典不宜舉近遺遠詳小略大如是春秋距成周數百年其列國之官制猶存左氏因事類見可得什一于千百雖其列國僭竊或妄有改更然其規模不甚相遠也王制大國三卿皆命于天子明大夫以下皆其君自命案僖十二年管仲辭饗禮曰有天子之

三守國高在宣十六年晉侯請于王命士會爲太傅是卿命于天子之證也晉鞏朔以上軍大夫獻捷于周而王曰鞏伯未有職司于王室是大夫不命于天子之證也周制諸侯兼官司徒兼冢宰司馬兼宗伯司空兼司寇故左傳曰季孫爲司徒叔孫爲司馬孟孫爲司空而魯復有羽父爲太宰夏父弗忌爲宗伯此出當時之僭非周制矣左傳紀晉事尤詳其職官雜見于事內孔氏爲疏通而證明之如御戎當周禮之戎僕司士當周禮之司右騶當周禮之趣馬公族當夏官之諸子公路當春官之巾車其制尤班班可攷其名或天子所制或列國自命名則均不可得而知矣至太宰之名則陳宋與吳楚俱有之陳宋爲三恪之後吳楚爲僭王學者爲綜考其同區別其異于春秋魯史之內得見成周侯國之官制

春秋列國姓氏表敘

用補周禮之闕遺亦學春秋者之一大掌故也
粵自禹貢曰錫土姓而左氏傳有因生賜姓胙土命氏之分又別之以字以諡以官以邑其言姓氏之源流備矣至宋夾漈鄭氏作姓氏略乃復以左氏之言爲隘而推廣之得姓氏者凡三十有二類嗟乎夾漈之學貪多務博斬勝前人其所據者乃從典午以後經十六國南北朝之紛亂包羅囊括合併雜糅而于遂古得姓之始與春秋列國由姓析爲氏族之源流未嘗深析而明曉也余嘗謂氏族之學至唐而極精亦至唐而極亂一亂于朝廷之賜姓再亂于支孽之冒姓三亂于外裔之入中國因蕃落以起姓何則自漢初已有賜項伯爲劉纏賜婁敬爲劉敬至唐而如李勣之徒不

知其幾矣衛青以鄭季之子而冒姓衛氏曹操以夏侯氏之子而冒姓曹氏至唐而如楊國忠之徒不知其幾矣金日磾以休屠王太子而姓金氏劉元海以呼韓邪之後而姓劉氏至唐而侯莫陳之爲侯烏石闌之爲石又不知其幾矣唐太宗既有天下以地望明貴賤特詔高士廉岑文本之屬著姓氏譜先列天家次列后族及宰相凡長孫宇文皆登貴姓而于生民之初得姓受氏之由脈絡不可得而尋也源委不可得而辨也又況夾漈更在五季數百年之後乎善乎元儒史伯璿之論曰三代以後皆無所謂姓只有氏而已故後世但曰姓某氏而不敢曰某姓某氏蓋姓不可考故但虛其姓于氏之上而實其氏于下亮哉言乎愚謂欲考姓氏之分斷須以左氏爲樞紐蓋盤古燧人之初未始有姓也至庖犧得

風姓炎帝得姜姓黃帝得姬姓帝堯以伊祁而爲祁舜以嬀汭而爲嬀至三代迭王延及春秋之初分封之國存百有二十四稽其姓合中國與鄭瞞僅及二十有一是時諸侯之國公于公孫支分派別列官分職世有掌司因以命氏而小國之卿大夫名字不列于經傳無可考者居十之九焉最著者姬姓則有周魯鄭衛姜姓則有齊子姓則有宋妣姓則有越與杞鄆芊姓則有楚其公族之析爲氏者班班可攷又陳本嬀姓自陳敬仲奔齊而爲陳氏晉之范本祁姓士會封于范而爲范氏其在秦者爲劉氏吳夫概奔楚爲堂谿氏伍員屬其子于齊爲王孫氏尤大彰明較著者也又春秋重世卿爲之立後則置氏不必公族盡皆有氏也故春秋之初魯之翬挾柔溺鄭之宛齊之年皆無氏逮其後有沒而立氏者莊

公季年立叔孫氏是也有邀鄰國以立之如四國爲賂故立華氏是也余因通攷左氏以姓繫國以國繫氏俾後世知受氏所由來其有不見于左傳而爲後世韓曾歐陽志及史記世家新唐書世系表所推本如徐之本章禹曾氏之本鄆邵氏之本召亦閒錄焉春秋大夫無生而賜氏論

案春秋公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之子以王父字爲氏此定制也而胡文定於僖十六年季友卒發傳云魯之大夫有生而賜氏者若季友仲遂是也蓋季友於僖有擁戴之功仲遂於宣有援立之恩二君報之故生而賜氏俾世爲卿春秋於此特書以志壞法亂紀之始謹履霜之戒其論甚正而其實不然三家稱仲孫叔孫季孫氏未嘗單舉仲叔季也莊三十二年傳立叔孫氏

未嘗云立叔氏其有稱叔氏者則另爲一族宣之弟叔肸之後經所稱叔弓叔鞅叔輒是也論語孟孫問孝于我檀弓云此季孫之賜也俱有孫字若生而賜爲季氏則其子孫如季孫行父季孫宿季孫意如當云季行父季宿季意如矣何以復多贅一孫字乎且叔氏與叔孫氏又何分別也以是知季友賜氏之說非也仲遂之仲本是行次若已賜爲仲氏則其子歸父當稱仲歸父不當更稱公孫歸父公孫者未賜族之稱也況仲遂父子止稱東門氏不稱仲氏宣十八年傳有遂逐東門氏可證至仲嬰齊乃更受賜仲氏耳以是知仲遂賜氏之說非也大抵宋儒好橫發議論而讀書不精考究欠實往往多傳會影響後儒以其近世遞相祖述遂成鐵案殊不知季友卒時尚不氏曰季至其孫行父始以王父字氏曰

季孫不可以孫而彊誣其祖襄二十三年外史盟曰毋或如東門遂云云若仲氏果宣公所賜此係國之重典昭彰耳目外史必不易其稱謂而曰東門氏杜於仲嬰齊卒註云嬰齊襄仲子宣十八年逐東門氏既而使嬰齊紹其後曰仲氏是則仲之有氏至嬰齊始受君賜以前止曰東門與仲無與而文定以爲宣公生而賜爲仲氏豈不誤哉夫因其子孫而罪其祖父并罪祖父當日之君以莫須有之事遂爲一成不可變之獄此則宋儒刻論之過也彙纂曰經書公子而名字雙舉者公穀以爲賢之是也胡氏之說亦正但與仲遂並譏爲非其論而猶未察其於實事無據余是以綜考經傳而并正之乾隆十一年又三月一日復初氏書於高郵舟次此亦華子師茂之說師茂名育濂先母舅之從孫韋軒先生子

與其兄師道並英年好學讀書穎銳能深入考訂尤精余延以教孫甫及二載于春秋啟益爲多感起予之助特附識于此案文定之說本于劉炫杜注云稱字者貴之正義曰季是其字友是其名猶如仲遂叔肸皆名字雙舉劉炫以季爲氏謂與仲遂皆生而賜族非也公穀二傳亦皆以稱字爲賢與杜孔略同則劉與文定之說爲無據又襄二十三年盟東門遂註云襄仲居東門故曰東門氏若果生而賜爲仲氏豈復舉其所居之地乎

春秋卿大夫世系表敘

三代之宗法原於封建蓋先王建樹屏藩其嫡長嗣世爲君支庶則推恩列爲大夫掌國事食采邑稱公子某公子之子稱公孫公

孫之子以王父字爲氏世世不絕若異姓積功勞用爲卿世掌國政則各以其官或以邑爲氏然此非先王令典也孟子曰立賢無方又曰士無世官故春秋譏世卿世卿之禍小者淫侈越法隕世喪宗或族大寵多權逼主上甚者厚施竊國陳氏篡齊三家分晉故世卿之禍幾與封建等然論者謂先王親親報功之典於是乎在儀禮喪服傳曰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又曰大宗者收族者也不可以絕戴記謂別子爲祖繼別爲宗有自卑而別于尊者則國君之支庶別爲大夫所謂大夫不得祖諸侯者是也有自尊而別于卑者則單寒之庶姓積功勞用爲卿子孫世世宗之者是也嗚呼先王之立法豈能百世無弊哉在後之人因其勢而去其積甚者可矣由乎親親之義而言之則展親睦族爲國昆輔所謂百

足之蟲至死不僵者而不能無尾大不掉之弊由乎選賢之意而
言之則唯賢是擇不拘世類所謂抑損彊宗獨操主柄者而亦有
校葉衰落之患惟使恩有所止其疎者則齒于士族使各得以材
能自進而其在位者則束之以禮法使有大故不得免于罪戾用
此權衡輕重雖傳諸百世豈有弊哉以余觀春秋卿大夫其得失
俱可概見晉懲驪姬之亂詛無畜羣公子故文公諸子皆出仕於
外晉無公子秉政者而權卒移於趙魏魯之孟孫叔孫再世有大
罪宜絕其屬籍而子孫仍列於貴位所以卒兆乾侯之禍出彼入
此厥害惟鈞徵諸已事良用顯然惟楚之令尹俱以親公子爲之
一有罪則必誅不赦所以權不下替而國本盛彊嗚呼鑒往可以
知來斯言諒哉

春秋刑賞表敘

蓋聞有功不賞有罪不刑雖唐虞不能以化天下故虞書有天命
天討之文戴記爵人于朝與士共之刑人于市與眾棄之蓋自天
子之統壹宇內與列侯之撫馭一國莫不由賞罰之得其道不僭
不濫斯稱上理焉余觀春秋二百四十年知天子之所以失其柄
而旁落于諸侯諸侯之所以失其柄而僭竊于大夫陪臣者皆由
刑賞之失政爲之徵諸經傳可攷而知也蓋當春秋之初猶能爵
命儀父爲諸侯而伐鄭伐曲沃猶能誅叛討篡刑賞未盡失也乃
伐鄭而射王中肩伐曲沃而荀賈尋爲晉所滅其罪當滅國絕世
而天子不聞赫然震怒列侯不聞敵王所愾從此姑息養癰馴至
潰爛此豈一朝一夕之故哉當時以無罪殺母弟而子頹子帶侵

犯王室則避位而出奔爵命至于獎篡弑而求車求金使命交馳列侯視之若弁髦蓋賞不足以勸善罰不足以懲奸徒擁空名于其上而已魯爲諸侯之望國而陵夷更甚慶父弑二君再世負大罪而累代貴位公孫歸父欲張公室而衰經出奔蓋文公之世刑賞出于仲遂文公以後刑賞出于三家其國命倒置宜也唯齊桓任管仲而撻荆楚是用以創伯晉文舉卻縠而刑三罪民情大服庶幾得命討之義迨其衰也抑又甚焉列國風靡蕩無綱紀夫君之所以威其臣者大則誅殺小則竄逐乃當其始也諸侯猶以專殺爲罪其後大夫自相殺若齊之殺國佐晉之殺欒黶或出于闔閭或出于權臣諸侯並不得過而問矣其始猶以專放爲罪其後大夫不待譴逐自出兵以抗國君若孫林父之奔晉宋魚石之奔楚借援大國爲國生患兵連禍結易世不解上不得以威其下下反得以要其上矣究其禍亂安有底止惟明天子振興于上諸侯佐天子以大明黜陟天下正則一國莫敢不出于正大夫佐諸侯以振飭紀綱一國正則家臣陪隸無有敢踰越犯分者嗚呼此孔子春秋之所爲作也

春秋田賦軍旅表敘

周制授田以井井九百畝中爲公田八家耕之歲貢其入于上餘私田得以自食所謂助而不稅其賦兵則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正四正爲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大率以五百七十六夫而出七十五人以次更調此周制田賦軍旅之大略也自宣十五年初稅畝而田制始壞私田始有征

春秋大事表卷二
名二
矣成元年作止甲而兵制始壞每止出一甲士一甸之中凡出四甲士矣其始不過欲加賦以足用益兵以備敵至襄十一年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昭五年舍中軍四分公室季氏擇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獻于公自是公室徒擁虛器于上向之增賦爲三家增之爾公室不得而有也向之益兵爲三家益之爾公室不得而役也嗚呼自古奸臣竊國必使怨歸于上而恩出于己而後民歸之如流水晉僖公之世碩鼠興歌而曲沃得以支子奪宗矣齊景公之世踊貴履賤而陳氏得以厚施竊國矣魯自稅畝止甲之興民困征斂戰爭不已三子曰爲君虐用其民至四分公室以後必更示寬大以苛虐之制歸于上以縱舍之實出于己民當其時如脫桎梏而就父母誰肯爲公家盡力死鬪與季氏爲難哉

乾侯之役子家子曰政自之出久矣隱民多取食焉范獻子曰季氏甚得其民其明證也迨至公徒釋甲執兵而踞向之止甲以益兵者增一兵適增一敵爾貨子猶粟五千庾向之稅畝以加賦者增一賦適爲季氏蓄一資爾傳曰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嗚呼誰知聚斂卽盜臣之藉手哉

止甲田賦論

春秋成元年作止甲哀十二年用田賦杜氏兩註焉牛之數前後自相違戾具見李氏廉辨論中李氏特取文定之說曰作止甲者每止出一甲士而甸出甲士四人也往者三人而今增其一杜氏以爲止出甸賦加四倍者非是用田賦者往時田主出粟而賦則取于商賈之里廛今魯以商賈所當出之賦而于田上征之蓋收

區域之征以備馬牛車乘若漢家收田賦泉以補車馬亦其遺意
杜氏以爲別其田及家財各爲一賦者非是因謂司馬法所云甸
出一乘者其實止出一乘之人一切馬牛車乘決非正甸所出卓
哉斯論可破千古之惑而後儒往往不之信者則以周禮小司徒
及鄉師遂師俱有六畜車輦旗鼓兵器帥而至之文疑此言與周
禮相悖余謂周禮出于王莽時好爲繁重碎密之制特傳會司馬
法以警當世之愚民非周制之本然也夫信周禮不若信左傳信
左傳尤不若信詩書詩書非出于一人之手學者可因文思義以
想見當時之制度非若周禮勒成一書有所增飾故至今猶可考
而知也嘗攷左氏傳鄭莊之伐許授兵于大宮公孫閱與賴考叔
爭車晉惠公禦秦師乘小駟鄭入也則車馬皆出自上可知矣衛

懿公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鄭子產授兵登陴楚武王授師
矛焉以伐隨則甲仗兵器皆出自上可知矣夫以六十四井之地
需出長轂一乘戎馬四匹牛十二頭則必廬井溝洫之外別有牧
地主伯亞旅而外別有圉人築場納稼之餘別煩芻茭且或秣飼
不以時或致臨事倒斃不大敗乃公事乎不特此也果其馬牛車
輦皆出民間公家可以不煩畜馬而衛風有騶牝三千魯頌有駟
駟牡馬豈反不以備戰陣而止以供遊觀乎不特此也馬牛車輦
皆民自具則必怨行役者兼述其供馬賦車之苦勞歸土者并慰
其車煩馬殆之勤而東山止言制彼裳衣勿士行枚何草不黃之
詩止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但曰民勞耳未嘗一言及車馬也且
其制當自周初已定武王勝商克紂當云歸馬于民間還牛于卒

伍可矣何云歸馬華山之陽放牛桃林之野此尤大彰明較著者也且卽周禮一書亦自相矛盾旣云馬牛供于正甸矣而大司馬校人之職復云掌王之六馬十二閑又云凡軍事物馬而頒之大司徒牛人又云軍旅共其兵車之牛與其牽傍以載公任器與左傳授甲授兵正相類可見周禮一書有真有僞所貴好學深思之士旁通經傳參互而別擇之勿徒泥于先儒之成說庶乎考諸三王而不謬也謹因文定與李氏之說爲衡定之曰初稅畝加賦也作正甲益兵也用田賦備車馬也春秋當日之情事瞭然若睹而諸儒之說亦有所折衷矣

春秋吉禮表敘

昔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賜魯重祭其目有三曰郊曰禘曰大雩而望亦郊之屬因郊遂以有望凡郊禘及宗廟之樂用八佾之舞然亦有差別魯無日至之郊殺于天子四望闕其一雩惟建己之月大雩帝用盛樂其餘因旱而雩則禱于國內之山川而已八佾惟用于文王周公之廟自魯公且不得與況其下之羣公乎至春秋之世其僭益甚或僭用日至之郊宣三年成七年定十五年哀元年之改卜牛皆在春正月是也雩凡二十有一皆書大凡旱暵之祭皆僭用雩上帝之盛樂矣閔公竊禘之盛禮以行吉祭僖公用禘禮以合先祖敘昭穆用致夫人于廟而禘始夷于常祀之禮隱五年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明八佾前此之皆用羣公之廟之無不用也嗚呼以諸侯而用天子之禮是謂上僭上僭自魯公以後世世行之孔子身爲魯臣子而不忍言也以諸侯用天子之禮

而旅爲大夫所竊是爲下陵下陵自宣成之世始之孔子心憂其漸而不能以救也不得已從其甚者書之郊以龜違書牛害書非時大不敬書大雩以旱書禘以別立廟與致小君書易曰履霜堅冰至是故書郊自僖三十一年始三桓之禍由僖基之也雩一見于桓再見于僖成五見于襄而七見于昭桓公爲三桓所自出至僖公而兆其毒成襄而養其癰至昭公則潰矣孔子立定哀之世目擊禍敗追原本始書之重辭之複繁而不殺君有短垣而自踰之何有于大夫曰猶繹曰猶三望曰猶朝于廟一爲幸之一爲惜之低徊之辭深于痛哭焉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又曰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嗚呼此孔子當日作春秋之發凡起例也

附先師高紫超先生復舅氏書

春秋十二公不書即位者四君說者謂皆聖人削之然其說可通于此者卽不可通于彼于是各爲委曲相就之說而春秋之旨晦矣隱不書卽位文定主內無所承上不請命其論固極正大然嘗竊惑之春秋之法是非善惡固云大公而不私然尊君父不敢斥言者亦春秋之定理也春秋惡天下之無王則亦惡乎一國之無君惡一國之無君則已更不當先萌無君之心而逞無君之筆夫春秋諸侯其不請命而無承者遍天下而文定乃曰春秋首絀隱公以明大法則是聖人欲正天下無王之罪而已先逞無君之筆矣夫君父一也今有羣爲盜者于此而其父亦與焉藉令身爲土師而曰首誅吾父之爲盜者其可乎隱公卽有可絀之罪而聖人

非紂隱公之人若謂聖人作經直以天自處而于此乎何恤焉則亦悖理逆倫之甚矣今謂削隱公爲不稟于君父之例卽文定首紂隱公之意也此其說之可商者一也謂文成襄昭哀五君皆不稟于君而稟于父可從末減義亦未安夫諸侯之位受之王也非受之父也旣不稟于王則雖受之于父而亦爲擅立又可從而末減乎旣可受之父而從末減則天下諸侯其干王法者少矣旣削隱公爲不稟于君父之例又末減于文成諸君而書卽位以書卽位者爲是則疑削卽位者爲非以削卽位者爲非則不宜以書卽位者爲是是非可以互易予奪可以倏更隱何獨不幸以春秋之首君而當大罰此其說之可商者二也又謂桓宣定三君皆繼弑而與聞乎故故亦如其常而書卽位夫桓宣繼弑君信矣若昭非

弑也昭非弑而強使之同乎弑則亦模糊遷就之說也桓宣之惡極矣俱志存乎殺兄定非志乎殺也但不能討意如爲罪耳因定不承于父難從受父末減之例而直使與桓宣之弑君者同科則用法可謂不平矣此其說之可商者三也然則十二公或書卽位或不書卽位其義果云何日一從其實而書耳聖人非有意于其閒也隱之攝而不卽位也變例也莊閔僖之繼弑君而不卽位也定例也桓宣故踰其例者則以欲自掩其篡弑之實耳若從其例則是自明其篡也慶父立閔公誠無不忍子般之意然慶父醜聲昭著廷臣亦惡之季友之徒或有與之爭而抗者故亦不行卽位之禮也然則桓文宣成襄昭定哀八君實嘗卽位矣則經亦無容沒其實而不書卽位隱莊閔僖四君實未嘗卽位也則經亦不得

強而誣之爲卽位皆從其實而書耳然春秋雖皆從實以書而于文成襄昭哀五君書卽位者自有以明傳世繼統之重于莊閔僖三君不書卽位者自有以昭萬世嗣君處變之法于桓宣之不應卽位而書卽位者自有以發其狠賊無兄之隱于定之六月戊辰而始書卽位者自有以見意如強逼專制其君之實此如太陽一照而萬物無遁形聖人之意未嘗不深切而著明也或曰王法所最重莫過于繼世而立君王法所必誅莫過于不稟君父而自立今謂隱公不書卽位止于從實而書之則所云竊取者謂何曰子不稟于父臣不稟于君爲王法必誅之定律聖人于衛人立晉之文發之矣不必更牽合于此也然則隱卽位不書止于從實而無他義乎曰位者人君之大寶命德討罪皆藉位以行之天子正其位然後可以有爲于天下諸侯正其位然後可以有爲于一國不書卽位則是失其人君之大寶而不足以有爲于一國也嗚呼此其所以終蒙菟裘之變也歟

案十二公或書卽位或不書卽位皆據實而書此本三傳及杜氏何氏范氏孔氏楊氏諸儒之註疏極明白坦易故朱子亦力主其說不知宋之儒者何故自生枝節謂不書卽位是仲尼削之至其不可通處則又分爲兩例以削隱公爲不稟于君父之例而文成襄昭哀五公附之以從未減故不削以削莊閔僖爲繼弑不當行卽位之禮之例而以桓宣定附之以與聞乎弑及爲弑君者所立故不削五公之不削恕之桓宣定之不削罪之如此則聖人之立法令人得上下其手矣其意欲張大聖人之

書法謂非此無以警亂賊之心而不知先自蹈于僭妄之失且即據實而書而春秋之旨未嘗不嚴于斧鉞也夫史以傳信若魯君實行即位之禮而仲尼沒其實而不書則春秋非傳信之書矣何以爲聖人之作乎愚故節錄三傳及諸儒之旨而以高先生之說爲定

春秋三傳禘祫說

今世之稱禘祫者謂禘合也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而禘則惟祭始祖與始祖之所自出不兼羣廟之主周以稷配魯則以周公配文王此朱子取趙伯循之說而後世儒者多遵信之然愚嘗徧考三傳禮記孝經論語中庸之義疏與商周魯頌之樂章從無周祀帝嚳及魯祀文王爲所自出之文

不知伯循據何典籍而云然也夫信漢儒不若信三傳信三傳尤不若信聖人之經所謂漢儒之說者則戴記之大傳喪服小記明堂位及祭法是也所謂聖人之經則詩所傳之三頌與孔子所書春秋之經文是也且世謂周祭及于嚳者因祭法有禘嚳而郊稷之文耳然此禘鄭氏謂祭天于圜止非謂宗廟之祭而以稷配之也又因小記及大傳有王者禘其祖所自出之文耳然此禘謂祭感生之帝于南郊乃漢儒誣妄之說亦非謂稷之生于帝嚳而因以祭之也況質諸三傳其禘之說又甚明文二年八月大事于太廟公穀謂之祫左氏謂之禘然其義並同公羊云五年再殷祭何休云祫合也禘諦也審諦無所遺失禘所以異于祫者功臣皆得祭爾閔二年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杜預云三年喪畢大祭以

審昭穆謂之禘惟諸儒稱五年一行而杜謂三年一行者其義小殊而其說禘並謂兼羣廟之主絕未嘗有周公所自出而謂祭及于文王也鄭康成又謂禘之異于祫者謂第陳毀廟之主而羣廟之主則各就其廟祭徵之春秋實事尤可信不誣昭十五年有事于武宮左傳謂之禘昭二十五年傳禘于襄公此各就其廟之明證也然猶可曰此左氏之言耳閔二年吉禘于莊公僖八年禘于太廟明明于各廟稱禘豈孔子所書之經猶不足信乎然猶可曰此春秋僭亂之禮耳至周頌之雝爲文王禘太祖之樂歌商頌之長發爲武王禘之樂歌豈商周盛世之樂章經傳說周公之手定而猶不足信乎雝之言皇考則文王烈考則武王未嘗及于嚳也長發之言玄王則契相土則契之孫以及湯與阿衡亦未嘗一

語及嚳也其列相土與阿衡尤可爲陳毀廟及祭功臣之明證其謂魯用天子之禮樂者蓋如舞佾歌雍之屬錫魯以矜隆盛耳豈謂其祭文王于周公之廟以諸侯祖天子以千大戾乎況魯頌闕宮之詩明言之矣其詩曰白牡騂剛公羊于文十三年傳云周公牲用白牡魯公用騂剛羣公不毛未嘗言及文王之牲何得言祭文王以周公配也載觀尙書言后稷建邦啟土孝經言郊祀后稷以配天中庸言上祀先公皆至后稷而止又禮記明堂位云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于太廟顏師古註漢書亦云禘者諦也謂一祭之徧觀載籍從未有言祭及始祖之父者余怪夫不知何人泥小記及大傳之文而又厭感生帝之誣妄遂以帝嚳當之馴至漢祖堯曹魏祖舜牽合附會爲千古笑唐趙伯循復曲成其說至

謂魯祭文王漫無依據臆斷滋甚後經朱子遵用之而後世遂無異辭此皆不深考于經之過也夫信朱子尤莫若信聖經可也

書春秋禘祫說後

禮家禘祫之說千古聚訟然愚謂古今世異而王者報本反始宜從其實如殷周之興肇基稷契則當以稷契爲始祖始祖正東向之位始祖以上不必及也後世帝王以匹夫有天下則當以受命有功德者爲太祖太祖正東向之位太祖以上不必及也何以明之契始封商開六百年之基稷封有祿肇八百年之祚則商周之王自當本稷契至稷契之興不緣帝嚳無由追祀且稷契當日自是舜之臣子耳其初皆起于側微謂稷契皆帝嚳之子與堯爲昆弟此史家附會之說微之事實萬萬無是理何則生民與閼宮之

詩皆陳姜嫄商頌之長發頌有娥如果爲高辛氏之子則商周不宜頌母而不頌父

譙周云其父微故不著

且如史家之說姜嫄爲元妃有娥爲

次妃則稷契俱爲帝堯之兄而堯自卽位至殂落凡百有二十四歲計稷契當帝舜時年俱近百三十歲當已衰老不任事而堯在位七十載有親兄爲大聖人終其身不舉待帝舜而後克舉之恐親睦九族之聖人不應如是然則稷契同出于帝嚳且屬無稽而謂商周推爲所自出禘祀之於太廟不尤誣妄之甚乎商周禘嚳之文出于祭法與國語國語非左氏所作其文多與傳牴牾而祭法出于漢儒之傳會其爲不足信尤明也自是以後李唐有天下其先皇祖虎始受命爲唐公追諡爲太祖景皇帝則東向自宜屬景皇而獻懿二祖無與焉趙宋之太祖削平僭亂垂統百世其先

未有功烈顯著爲王業所基者則東向自宜屬太祖而僖宣無與焉何也有安天下之功自宜享子孫百世之報王者祖有功宗有德蓋謂此也唐貞元中詔百僚集議典禮昌黎韓子謂當禘祫時獻祖宜居東向之位景皇帝退從昭穆之列祖以孫尊孫以祖屈同時獻議五十七封惟顏魯公眞卿與公意合朝廷卒從王紹等議正景皇帝東向之位附獻懿主于興聖廟中後世不以王紹等爲非而以昌黎爲是者從其實也宋治平四年英宗升附用司馬溫公議遷僖祖于夾室熙甯中介甫用事復還僖祖太廟而太祖退居昭穆時伊川程子獨是其說逮南渡後孝宗升祔諸儒樓鑰陳傅良等建議遷毀相汝愚主之而太祖始正東向之位時有宋建國已二百餘年朱子晦菴祖安石議爭之尤力謂僖祖上比稷

契不宜遷毀然後世不以介甫及程朱之議爲是而以溫公等之言爲非者亦從其實也夫博學多聞明于掌故至昌黎介甫止矣精研義理至伊川晦菴止矣然而不以彼易此者蓋欲愜乎人心之同然初不必以其人爲輕重也曰如此則子孫得以功德加其祖考孟子不有云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乎曰受命之主追崇所生者此善則歸親之義百代後守成之主以受命之祖爲不祧者此祖有功宗有德之義善則歸親者一人之私祖有功宗有德者天下之公王者不以一人之私廢天下之公故必明于周魯之禘祫而百世禘祫之議乃定

魯無文王廟論

往嘗疑趙伯循說魯禘文王謂祀文王于周公之廟以周公配之

不知其說何所據及閔襄十一年傳有臨于周廟之文杜預謂此爲文王廟魯唯文王周公廟用八佾伯循因而傳會之不知此係左氏之誣妄且其說亦與伯循不甚符合請得而詳辨之禮諸侯以始封之君爲太祖魯以伯禽爲始封而周公留相成王肇基功業魯人尊崇其制以周公廟爲太廟魯公廟爲世室並世世不毀若復有文王之廟則魯不毀之廟三世比天子而更上之矣周有后稷之廟未聞更有帝嚳廟也此其說之誣一也論語稱子入太廟註云孔子始仕時助祭于周公之廟若更有周廟論語何以不之及其說之誣二也且既有周廟決無虛而不祭之理而魯享祀之典莫備于闕宮之篇其詩曰白牡騂剛但陳周公與魯公之牲不及文王也其說之誣三也春秋僖八年傳禘于太廟用致夫人

別無禘于周廟之文禘爲祭祀大禮而行於太廟未知虛設文王之廟將以何用其誣四也且伯循之說以文王爲所出之帝以周公配若有文王之廟則當迎周公主合食于文王今不以子就父而反以父就子欲以重周公而不虞其卑文王其說之不可通五也魯禘爲昭穆合食顯有明文若如伯循之說則文王虛其廟不祭而以文王下臨周公之廟周公應退居昭穆之列欲以重周公適以卑周公其說之不可通六也孔氏正義復以鄭祖厲王蒯瞶稱皇祖文王謂鄭衛俱立所出王之廟其謬益甚豈鄭衛俱得賜重祭乎此又不待辨而自明者也四民萬民充宗更爲通其說謂魯禘不同周禘魯禘不追所自出蓋亦據明堂位及闕宮之文其於說春秋則近之矣不知周禘原無祭其所自出之禮何論于魯

且帝嚳原非稷契之父何得謂禘嚳爲祭其所自出大傳及小記言祭其所自出者謂祭感生帝于南郊也非帝嚳也以感生帝爲誣妄而以帝嚳當之以周禘帝嚳而魯以文王擬之復以左氏魯有周廟之說遂輾轉附會其原皆始于趙伯循之一人則朱子信之之過也曰然則語論或問禘之說而夫子曰不知何也曰禘爲王者大祭蓋謂其禮樂特盛原不必謂祭其所自出也如周頌雝之禘太祖商頌長發之禘玄王何嘗及于始祖之父而亦豈諸侯所得僭乎惟非諸侯所得僭而魯僭之孔子所以不敢顯言也必謂其追遠尊先及于無窮此後人故爲幽遠之論考之實事不然也

辨四明萬氏兄弟論禘之失

余旣博稽經傳定議以爲禘兼羣廟之主不追所自出已復遍考諸儒之說以參其同異而四明萬充宗氏著學禮質疑有禘說四篇其弟季埜復著論九首俱精詣博辨凡古今名臣學士禘祫之議靡不搜剔遯隱考正疑互以求一是厥功甚大然愚嘗取而覈之季埜取孔氏穎達之說謂禘卽祫卽禘更無差別者其說與余同其謂禘兼羣廟之主徵諸長發之詩詳列玄王相土成湯以爲羣廟合祭之證其說亦與余同至駁杜預稱禘爲三年喪畢之吉祭謂此乃魯未流之失宣聖特書以示譏不可爲典要議尤精當不可易獨其兄弟並謂禘兼羣廟之主復上追始祖所自出其說蓋亦本于程子及陳用之胡明仲黃楚望諸儒之說而不知其理之不可通也夫當大祭合食之時始祖正東向之位羣昭羣穆

以次列侍若復追所自出不知始祖此時位置何處若並居東向則父子無並坐之禮若退居昭穆之列則褻始祖已甚進退無據無一而可故趙伯循謂祀于始祖之廟以始祖配之而不兼羣廟之主配如孔廟之配享自當旁坐以明有父之尊而復不與羣昭羣穆齒其說較為有理故朱子遵用之蓋羣廟與所自出一祭必不可得兼萬氏謂禘兼羣廟之主與伯循異則是也謂復追所自出則非也且萬氏堅守禘魯之說爲報本追遠之至意者豈不以大傳小記祭法國語及儀禮喪服傳之爲經傳炳據昭昭可信乎哉然此數書之可信孰若武王周公孔子孟子之言爲可信也武王既有天下大告羣后敘列祖之功德起自后稷而未嘗及于魯周公陳王業之艱難若豳風之七月大雅之生民與周頌思文之

什邇后稷邇姜嫄無一言及魯也孔子刪書斷自唐虞其論追王上祀止及先王先公孟子言稷契之事詳矣未嘗謂帝堯之兄弟其謂稷契同出於魯者乃史遷據世本無稽之說戴記從其後而附會之耳國語非左氏所作其言多與傳牴牾且左氏已不可信何有國語儀禮喪服世稱子夏爲之傳要亦漢儒之筆耳如果係報本追遠大典何以詩書不一陳之而孔子孟子絕口不道也哉至充宗氏盡闢三年五年之說謂禘每歲一舉行以午月此誤以四時之禘爲大禘而取徵于雜記孟獻子之言復以七月日至之禘與正月日至之郊對舉謂郊歲行則禘亦歲行可知嗚呼雜記之言已出漢儒更復憑此臆斷多見其不知量耳儒者從千百年後求先王廢墜之典上之信經其次信傳又其次則鄭王賈孔諸

儒之成說猶不失爲近古然儒者猶當別白以求其至當若逞其聰明創爲異說意欲求勝前人而不知適增後人之一喙耳萬氏兄弟最精于禮而猶有此失則甚矣經學之難言也

辨萬氏季桡論禘之失

季桡氏復著論曰自三年一禘五年一禘之說創于緯書東漢初張純舉以告世祖遂據以定禮合已毀未毀之主而祭于高廟蓋自東周之亡二百餘年而禘禮復舉誠爲盛事顧其爲制以高帝爲始祖而不追始祖所自出自時厥後禘名雖存而實亡嗚呼泥于祭法禘黃帝禘嚳之說是將使漢祖堯曹魏祖舜至唐宋更無可假託迺至明皇祖老子唐尊其廟爲太清宮前二日先行朝獻之禮次日朝饗太廟又次曰有事南郊眞宗更祖趙宋尊其廟爲景靈宮前二日先行朝獻之禮次日朝饗太廟又次曰有事南郊玄朗之禮次日朝饗太廟又次曰有事南郊以爲如是而後得稱大禮合于先

王報本追遠之意不失諸傳會卽失諸矯誣是非俗儒泥古階之厲歟季桡復云後世宗廟皆無始祖又安有自出之祖雖不禘亦可舉宋神宗之言曰禘者本以審諦祖之所自出秦漢以來譜牒不明莫知其所本則禘禮固可廢遂詔罷禘祀神宗此舉眞超出漢唐諸帝之上嗚呼季桡此言又何其與前說相背戾也夫過崇先王之禮而牽而合之謂後世不能盡合先王之禮而舉而廢之二者俱失善乎孔氏穎達之言曰禘祫一也以其審諦昭穆謂之禘以其合祀羣廟謂之祫商周以稷契爲始祖漢唐以後以受命開國者爲太祖大合食舉盛禮如是則禘之典百世可通行何爲必舉而廢之哉季桡前所謂名存實亡者至此併其名而去之其故由于祭法侈大先王之禮謂虞夏商周俱有所自出之帝馴至

好奇之主攀附古聖而循名責實者又旋至廢罷此俗儒說禮者之過非後世人主之過也季棼以鄭氏釋經凡言禘者俱指爲祀天以爲妄誕不經不知鄭氏之失特稱感生帝如靈威仰之屬雜於讖緯爲非耳祭天之說起于韋元成王者受命未有不于天者詩言惟嶽降神生甫及申泥受命之主乎明祖初定祭禮以始祖無可稽考特設一主曰皇初祖帝其有取于鄭氏之旨也夫禘祭感生帝說

禮記大傳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所自出以其祖配之鄭康成註所自出謂感生帝也此極爲有見其見于商頌之長發大雅生民之篇彰彰可考但不當襲讖緯之說用靈威仰汁光紀不經之名耳以稷契爲帝嚳之子與帝堯爲兄弟者此史遷踵帝王世本之

謬而國語祭法皆雜出于漢儒以禘郊祖宗之祭謂虞夏商周皆有之遠追至黃帝帝嚳謂三代之祖皆一姓夫周公治定制禮而第因襲虞夏商之故事何以稱禮樂之宗乎且考諸商書止云大饗于先王未嘗有禘之名也則祭法之謬不辨可知矣且以生民之詩攷之以姜嫄爲帝嚳元妃者尤大謬自古帝王祈求子嗣必躬禱天地山川嬪妃不得與漢成帝祠河東泰畤而昭儀在屬車豹尾閒已爲淫褻非禮豈有帝嚳端居不出而令元妃徧行郊野于情爲不合于禮爲非宜且即使元妃行禱亦當有千乘萬騎清塵警蹕如今士大夫家亦須有肩輿僂從乃至步行草野至足履大人迹此乃村姥里媼所爲豈謂帝王之妃而出此且以爲無人道而生子亦宜秘不令宣抑或別有處置而乃置諸隘巷寘諸寒

冰且顯名之曰棄尤非帝王行徑且帝堯以唐侯升爲天子此本與帝嚳不相涉若說稷與堯俱爲帝嚳之子則稷乃元子當立決無不立稷而反立堯之理堯必無不首先舉稷直待殂落之後舜方舉之之理且不特此也頌之長發先儒以爲大禘之樂歌大雅之生民爲尊祖以配天之樂歌以子孫追述先世豈宜復有遺漏何故但推其母不推其父以帝嚳先代之聖帝豈其不足稱述而沾沾於有娥姜嫄以爲受命發祥之始乎蓋稷契皆無父而生詩人明言之曰有娥方將帝立子生商又曰履帝武敏歆所謂帝卽感生帝也以其無形無影故不可立尸又不可立主但憑依於始祖之神位以爲所自出之帝故當大禘之時始祖得正東向之位羣昭羣穆以次咸列長發之詩自玄王以及相土成湯并及阿衡

雖之歌兼及文王武王此其明證也若以帝嚳爲所自出稷契將與嚳並居東面而嚳乎抑退居昭穆之列乎趙伯循又以爲禘祭不兼昭穆尤與經文不合論語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以其理幽渺所謂聖人有所不知者是也以其爲天地生人之始萬物皆爲同體故知其說者治天下不難也朱子惑于趙伯循之說謂后稷更追上一世以爲報本之中又報本追遠之中又追遠以字內神奇渺忽之理出以腐儒拘文牽義之見遂令後世漢祖堯曹魏祖舜影響傳會未必非斯言啟之也則經學不明之過也

書陳止齋春秋郊禘說後

事有千百年之定案載在經典傳于學士大夫一旦以爲不然初似創論反覆思之而知其理之不可易此蓋好學深思之士讀書

得閒默會遺經于千載之上卒以大白乎聖人之心非尋行數墨之士所可到也魯之有郊禘說者以爲成王所賜伯禽所受蓋出于明堂位之文獨止齋陳氏以爲此東遷以後之僭禮也非成王所賜其說一徵之史記曰秦襄公始列于諸侯作西時祠白帝僭端見矣位在藩臣而臚于郊祀君子懼焉則平王以前未有也魯之郊禘惠公請之也據邵氏經世書惠公請于秦襄公祠白帝之年其後齊桓公欲封禪而晉亦郊鯨皆僭禮也再徵之春秋與魯頌其言曰春秋之郊何以始見于僖公惠公雖請之而魯郊猶未卒爲常至僖公始作頌以郊爲夸于是四卜不從猶三望故特書之以其不勝譏議其甚焉者爾三徵諸左傳祝鮀之言曰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於周爲睦分魯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民六族以昭周公之德

分之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備物典策官司彝器成王命魯不遇如此而已若果如明堂位之言祝鮀不應不及四徵之隱公及僖公諸傳隱公考仲子之宮問羽數于眾仲周公閱來聘饗有昌歆白黑形鹽以爲備物辭不敢受衛甯武子來聘宴之賦湛露及彤弓不答果若魯得行天子之禮則自始封迄春秋之初已四百年羽數何以始問于隱公昌歆形鹽以之饗天子之元老安用固辭湛露彤弓甯武子何以不答可見魯僭未久上自天子之宰下至列國名卿之有識者無不微文示譏而魯人並無一語及于成王之賜以自解則郊禘之說當從劉恕爲得也止齋此論樓氏鑰亟稱之以爲千古未發余謂此亦心理同然特世儒爲成見所封不之察爾明堂位出于漢儒特傳會魯頌白牡駢剛犧尊之文以爲此

天子所賜而公羊子又附益之曰周公拜乎前魯公拜乎後夫以周公大聖魯公大賢豈宜過受天子之恩以自夸大啟後世人臣加九錫之漸魯頌鋪陳郊禘盛典而其言成王之命叔父未嘗一言及天子之賜第曰大啟爾宇錫之山川土田附庸而已此尤可與祝鮀之言相發足徵郊禘非成王所賜而出于東遷以後之僭禮無疑也止齋爲浙東巨儒其論郊禘之事深有合于余心爲表明而論著之如此

